

射洪文史资料

第五辑



86

四川省射洪县政协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烟台书院

23.08

目 录

金华山上读书台·····	黄少烽 (1)
唐左拾遗刘蜕轶事·····	田老泉 (4)
赵桂亭与桂华科社·····	敬永林 (8)
洋溢班·····	敬永林 刘浩东 管国长 (16)
射洪农业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的建立和发展 ·····	罗栋梁 (22)
射洪农作物良种繁育推广概况·····	孙勇信 (26)
鲁德顺酱园的发展史 ·····	鲁志道 (45)
民国时期射洪的货币贬值·····	张崇福 (51)
射洪马车、黄包车、自行车与驮运·····	刘宗生 (56)
射洪县救济院始末·····	汪肇容 (64)
略述高梧宾馆二、三琐事·····	罗奇兆 (66)
射洪舆轿、滑竿史话·····	黄筠 刘宗生 (67)
回忆七二二团起义经过·····	衡 量 (80)
民国时期射洪的兵役一瞥·····	马临皋 (86)
我在国民党野战医院的回忆片段·····	青元方 (91)
射洪临时参议会的由来·····	朱继林 (93)
射洪盐工医院·····	马志云 (95)
封面设计书画: 孙竹篱	

一九八六年六月

金华山上读书台

黄少烽

出射洪县的旧县城——现在的金华镇，北行半里，便望见一座玲珑幽静的青山，在涪江边巍然突起，犹如一道绿色的屏障，这就是被古人誉为“天下无双景，人间第一山”的金华山。这山雄伟秀丽，贵重而华美，故古人给它取了金华山这样一个名字。其实它的贵重主要是因为山上有一座“古读书台”。这个唐代大诗人陈子昂幼年读书的地方吸引了各地的游人。

据射洪县志载：“金华山，县北半里，其山贵重而华美，故名。”梁天监年间（公元五〇二——五一九年）建“金华山观。”唐玄宗时重修。宋英宗治平二年改为玉京观。以后，元、明、清都屡有培修。

金华山山上林木甚茂，由来亦古，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苍松古柏，郁郁葱葱，楼台亭阁，隐没其间，使人有“白日沉沉不到地，秋风飒飒生寒烟”之感。山上古建筑、古字、古画、古碑古塑、壁画雕刻、各种匾额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特别是山上古读书台处，更是吸引各地游人的古迹胜地，杜工部多所题咏。

山麓有一小桥，名“百尺桥”，传为唐时所建。陈子昂在《春日登金华山观》中有“鹤舞千年树，鸿飞百尺桥”之句，可见建筑年代之久远。

过百尺桥仰视山门，气势雄伟壮观，茂密的古柏杂树夹长

长一段石梯路，计有三百三十七级。跨完石梯便到金华山山门。山门外有唐建石华表二根，壁上便是宋代黄庭坚所书“蔚兰洞天”四个大字，门下一付对联：“天下无双景，人间第一山”。天下名胜胜景甚多，言及此山居首，未免夸张，但确也见金华山有其特色。站在山门四下一望，则见地迥天长，目穷千里，浩浩涪江，莽莽原野，尽收眼底，顿觉心旷神怡。

进入大门，便是各式字殿及其客堂、斋房、净室等，字殿四壁均有清代壁画装饰。穿过字殿，沿石级而上，便到关帝殿和玉京观。此观为梁天监年间所造，距今已有一千四百七十多年的历史。观内有一石碑，上刻“蔚兰胜景”回文诗一首。诗的字体为龙蛇体，形如惊蛇，娇如游龙，圆润刚健，充分展示了刚柔圆曲相结合的和谐美。全诗一共八句，五十六字，描绘了金华山的风物和景色，顺念倒读均成诗句，而且反复用一个韵脚，这在回文诗中是比较独特的。这座碑碣是清嘉庆年间署名为泉石散人书草的，后有“学书”二字。

龙头倒卧见高峰，洞古铺云绿树笼；
封郭满天撑老柏，卷波烟水迎乔松；
浓情尚吐飘香桂，觉梦惊声听晓钟；
深夜侧泉流韵雅，茸红剪处妙罗胸。

关帝殿前卧有一石龙头。原来自山门起便有一石砌栏墙，仿龙形而造，随山势起伏而上，弯弯曲曲，进山门处为龙尾，龙头则倒卧于关帝殿前，约长两百余公尺。难怪回文诗有“龙头倒卧见高峰”之句。若凭栏而立，上窥云表，下瞰江流，但见悬崖绝壁，古松倒挂，形势险恶。山崖之下，便是“一曲清江绕山流，布帆来往不停舟。”杜甫来此，曾留下《野望》一诗，描绘其景。

玉京观之后为浔阳楼，原名明远亭，为宋县令庞子明所造。从明远亭经茂密的林荫石径，约百步即到梧桐山，陈子昂的读书台就在这山上。读书台大门上刻有“古读书台”四个大字，门联为“庭台不落匡山后，杖策曾经工部来”。杜甫晚年曾由成都出发，沿涪江而下来到这里。“匡山”即指李白幼时读书之所，究竟指江油之匡山还是指江西庐山，史家们尚有争议。

进庭台两侧为回廊，正面墙壁上有清时所刻的陈子昂感遇诗二十余首，板壁另面刻有《陈伯玉先生别传》，详细介绍了陈子昂一生的经历，为清时邑人罗钟潞（字济南）所书，书法工整，现尚完好。再后为陈子昂纪念亭，亭内有陈子昂塑象一尊，系明县令谢东山于云南从沈氏藏书中得此象，携之以归，照图摹刻而成。石象坐台四周刻有各种花纹图案，十分精美。右侧为客室，又另建有留云山馆三间，船房三间，游廊回绕，外蔽石墙，围绕四周，中立“感遇亭”一座。

陈子昂（公元六六一——七〇二）字伯玉，射洪县金华区武东乡人，唐代著名诗人。二十四岁中进士第。在武后初当政时，上《大周受命颂》，得武则天重视，初任麟台正字，后迁右拾遗。屡次上书言事，言多切直，不怕触忤权贵。还随军西北边塞，参谋军事。他对于当时政治经济措施的利弊常提出许多真知灼见，而不是书生空言，因此为武攸宜所憎，受到降职处分。圣历元年（公元六九八年）陈子昂辞官还乡。其后，武三思囑令县令段简诬陷下狱至死。

陈子昂留下的诗篇虽不太多，然而他的文学创作和主张在唐代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九八五年四月五日，当代著名作家李准与《文艺报》记者谈话曾提到，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三个

黄金时期：春秋战国，诸子争鸣，“奋飞辞家”，“奇文郁起”，达到了文化繁荣；唐代开国至武则天时代，经过七十多年的徘徊，自陈子昂始，力矫当时浮艳之弊，标举慷慨畅达的文风，才相继出现了王维、孟浩然、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等一批风格各异、流派不同的作家……确如李准所说，陈子昂的诗，具有现实意义，被誉之为“扫六朝之绮丽，开一代之正声”，开创了初唐五言古诗的新风，在我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的主要作品有《陈伯玉集》，其代表作《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已成千古绝唱。

对于陈子昂读书台这一重要文化遗址，省市有关部门极为重视，现已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拨专款加以培修。陈子昂坐象毁于十年浩劫之中，现又重新塑好。县人民政府也曾颁布布告，保护山上林木。为了进一步保护和建设这一珍贵古迹，现已在山上建立了文物管理所。

唐左拾遗刘蛻轶事

田 老 泉

清代前后三次官方编修的射洪县志，都记载有左拾遗刘蛻在金华山涪江对岸的“刘蛻文冢”古迹。今天，研究文史势必引起我们对刘蛻的关注，对他的轶事作些记录。

“破天荒”的由来

据吴登义在《博采与精选》一书中记载：唐代的科举制度

规定，凡是考进士的人，都由地方解送入试，每当京城会试（中央一级科举考试），地方上总要解送一批考生赴京应试。当时荆州南部地区（今湖南长沙一带），四、五十年竟没有一个考生赴京应试考中，于是，人们称荆州南部为“天荒”。把那里解送的考生称作“天荒解”。

天荒，本指混沌未开的原始状态，或指荒远落后的地区，把荆南地区作为“天荒”，是讥笑那里几十年没能考上一个进士。

唐文宗七年（公元八三三年）荆州南边的长沙来应试的考生中，有个贡生叫刘蛻，可考中了，总算破了“天荒”，为荆州南部人民增了光彩。

勇为唐皇除弊政

据《潼川府志》载：唐代文宗九年（公元八三五年）秋天，文宗李昂起用刘蛻为朝廷谏官——左拾遗。任职期中清正廉明忠于职守。嗣后宣宗年间，李忱执政，宰相令狐绹辅政，其子令狐滈是个不务正业的“高衙内”。他便“怙势招权，以射四方货财”，即以权谋私。后令狐绹卸宰相后，宣宗欲诏他儿子令狐滈为朝廷左拾遗。刘蛻深知令狐滈的所作所为，为国家利益，为唐皇除弊政，不畏权贵，向唐皇呈上一奏章，指出令狐滈缺德少才，是“传家无子弟之法，布衣行相公之权”，不宜诏进朝廷任职。谁知此事被令狐绹得知，为庇护其子，他急忙跑进皇宫面见宣宗李忱，诽谤刘蛻一通。宣宗偏听偏信，不辨是非，一怒之下竟将刘蛻谪贬为华阴县令。

崇敬文宗陈子昂

刘蛻一届县令期满，郁郁离任游学。留寓蜀郡梓州（今三

台县)不久,一天他读到初唐文人陈子昂文集,读后感慨万千。据彭庆生在《陈子昂诗注》书中记载,当刘蛻读后,写《览陈子昂文集》诗。诗云:

郾中好事人,家藏君十轴。
余来多暇日,借得昼夜读。
意气高于头,冰霜冷人腹。
就中《大雅》篇,日夜吟不足。
生遇明皇帝,君臣竟不识。
沉湮死下位,我辈更莫卜。
射洪客来说,露碑今已踣。
剗剗存灭半,势欲入沟渎。
寓书托宰君,请为试摩拭。
树之四达地,覆碑高作屋。
愤君死后名,再依泥沙辱。
世路重富贵,婉婉好眉目。
文学如君辈,安得足衣食。
不死横路渠,为宰已多福。
我有平生心,摧残不局促。
揖君盛年名,万钟何足禄?
量长复较短,免胫不愿续。
悲君泪垂颐,云山空蜀国。

不久,刘蛻顺涪江坐船南游,船至书坡颠西麓江面上时,仰望,颠头白云缭绕,遍山林木,藤蕨丛生,山泉长流,岸边两三家农舍,江上白帆点点,北望是玲珑秀丽金华山,西望是水陆要冲,经济繁荣的金华镇,乃射洪县治之地,东望,武东山东坡水井沟是诗人陈子昂的故里,心想在这山明水秀的江边

结庐别居，是多好的卧龙宝地。是年秋天，刘蛻遂带上一家老小来此书坡巔西麓文家岩安家落户。

高冢葬玉音

刘蛻在江畔家居后，时而去金华镇访友，时而去风景区漫游，时而上山采药，时而江边垂钓。但是，更多时光，是伏案写作，在他的《文冢铭》中云：

“蛻愚而不锐于百工之技，天不工蛻也，而独文蛻焉。故饭食不忘于文，晦冥不忘于文，悲戚、怨愤、疾病、嬉游、群居、行役，未尝不以文之为怀也。适当无事，而天下将以文为贵，号文明时代，在植明晦，皆效文用。……

可见他在写作上，选材是广泛的，表现形式有文、有诗、有铭等，是一多面手的文人。他呕心沥血，惨淡经营十年，成文数百篇，编成《文泉子集》十卷，于唐大中时将文集埋于文家岩。

在他谢世前，为什么要将这成果安葬在文家岩泉下呢？

据《北梦琐言》书记载：“其父尝戒之曰：任汝举进取，穷之与达，不望于汝，吾没后，慎勿祭祀。乃乘扁舟，以渔钓自娱，竟不知其所适。”又载：“刘蛻后登华贯，出典商于，霜露之思于是乎止。临终亦戒其子如先考之命。”可见严父有家训，生不追功名利禄，死不望立言醒世，是道家的“无为”民治？还是自暴自弃？人们只是感叹：奇事、奇人。

明代县令郭鑑游览《刘蛻文冢》凭吊：

文章惜暗投，聚草封为冢。

那知千百年，牧童不识垄。

明代进士杨澄参观这古迹后，有感刘蛻文冢：

“荒凉大块日沉沉，高冢空闻葬玉音。
绿草盖云惟虎卧，翠萝悬月有猿吟。
情知太史千年憾，用表孤臣一片心。
亦欲临风酌卮酒，暮蝉幽咽竟斜阴。”

赵桂亭和桂华科社

敬 永 林

“桂华科社”为全川有名的历时最长，科生最广的川剧科社，并赢得了“无桂不成班”的赞誉，是与赵桂亭的活动有直接关系的。

赵桂亭（号赵星道），生于1882年1月9日（农历），卒于1959年10月28日，射洪县永平乡（原系仁和乡）人。家庭贫困，从小被父母打出家门，到戏班打杂、担水、学戏，拜师老陈二牛（陈桂君之父），学唱小生、杂角。后在盐亭黄天坝刘二麻子（刘超福之父）办的《复兴班》唱配角小生，当外交管事和打杂师，有“滚龙抱柱”等烟火特技。后因与班主闹架而气离戏班返家。途经盐亭麻衣洞（又名麻秧溪）拾得小河中漂来的太子菩萨一个，人们议论他将来要当班主，于是他深信不疑，在姐夫马家借了一百多挑红苕，找了十多个乞讨孤儿，教唱起科生来，并在仁和镇附近唱起“田坝戏”。后来得到仁和镇殷秃子、白金贵、杨博夫三家富绅资助，正式办起了科班，苦心经营了四十余载，足迹遍及川西、川北。虽几次垮班，历尽艰辛，但因他办科奖惩有道、办班经营有方，

总能由衰转旺。自己号称向他叩头拜师在班中学艺的达千人之众，从业而终的科生约有四百余人，培养了不少川剧优秀人才。不失为川剧艺术的事业家。虽有积蓄开了个铜货铺，后因班子不景气而又当卖办班。1952年班子交政府接管后，他仍壮心不已，回射洪另立一班人马（经他人劝阻），足见他与川剧结下了不解之缘。

1. 办科时间：

①无班牌期间为光绪末年，不甚正规。

②正式建科于民国元年。教科生期间为《桂华科社》，对外演出时翻挂班牌，名《桂华科班》，虽几经起落，又曾颠班于人，终未失其班主身份，直至1952年交江油县政府接管。

2. 班牌：

长约80公分，宽30公分，分一拱一平两面：拱面为黑底红字——桂华科班；平面为黑底金字——桂华科社。

班牌为晕牌。仁和场白家一女，因不让外出看戏而自缢身亡。赵桂亭将上吊的梁担取下来做的班牌（亦有人称是素牌——“文昌牌”）。

1958年，赵桂亭将班牌拿到剧团挂了一次，引起很大的风波，其妻黄云裳暗地将班牌丢下了昌明河。

3. 办科地点：

起科于仁和镇场口榨埂寺，后迁永平乡四村南岳庙赵雄武家（赵桂亭抱的长子），周围用晒席夹墙，并栽有刺笆，由马福俊把守门道。三科后，到西坝演出，留教师在盐亭老鹳山办了一科（后送赵镇），在蓬溪锣锅场办了一科。后在成都青羊宫招了一班，拉到绵竹县李家碾教了一科。后在江油武都城

隍庙教了一科。后来是随班教科，连同起班前的一科，共办了十一科（亦有人说共办十科。）

4. 教师及科生：

①开科教师：

据吴世态听老师王华泽讲：

庄南庭（正生）

杜春庭（小生）

陈二牛（陈桂君之父、小丑）

另有省外来的“东洋大把戏团”六、七人，但不知名，既教科生形体功夫，又合班演川剧、杂技。

又据朱绍南介绍，曾问罗海如的老师是谁得知有：

查来喜（陕班红生，人称查师爷）有大刀走路的特技，所使单刀为自制铁单刀。

②据刘桂俊等人介绍三科以后的教师有：

曾发生：（“五匹齐”旦角）

周瑞成：（名教师，打、唱、吹、扯及编剧均能，所记陕戏最多，还享有“川剧宿将”之称，传授技艺，独具匠心，门下弟子，名角如云，有“勤、智、稳、专、勇、精、严、全”八字授艺诀窍。）

周金安：（周瑞成之子）武功教练。

杨协之：（周瑞成之徒）琴师。

据黄裳云谈有：

玉洪：（玉清科社科生）武功教练。

据吴世态谈还有：

黄绍登：（艺名“罗底当”）琴师。

李青云：（生角）

文么龄：（旦角）

据有关资料称，还有：

侯炳堂：（净，艺名“侯大脑壳”）

陈林武：（净）

陈炳炎：（生）。

③科生：建班前的科生，因无班名，亦未取科生名，故其名不沾“桂”、“华”二字，但有少数补有科名，如何三龙补科名为“桂宝”；建班后的第一科，科名字号为“华”。后因与“西华”科生名相混，从第二科起改字号为“桂”。

著名科生有：

何三龙：（武生）有“三龙进了城，亚赛康子林”的赞誉，有单指单坠、滚瓦筒、滚头地（在观众头上翻滚）和拔钉等绝技。擅演《狮子楼》、《盗银壶》、《三叉口》、《草场刺》、《偷鸡上寨》等戏。

任子辉：（小丑）“三庆会”中名演员，《跪门吃草》、《议、献剑》、《活捉三郎》、《西关渡》、《百寿图》、《西川图》等戏名噪蓉城。

王树山：（艺名“杯无量”）以《古城会》、《单刀会》、《挑袍》等红生戏和《渡兰关》、《白马坡》等戏最负盛名，亦是“三庆会”中之名角。

胥文君：（生角）成都“三益公”名角，《太白醉酒》演得极好。

王华孝：“益乐班”著名的唱口花脸，《别姬》、《打盗》、《审吉平》等戏很有声望。

陈桂全：（即陈玉骏），先入“桂华”，后入“玉清”。

刘桂婵：（旦）因艺术超群，正名噪蓉城，西坝时，被人

杀害于西坝南路。

陈桂贤：（又名陈树生，小生）金堂县赵镇人，1919年生，曾任重庆市川剧院副院长，能戏很多，擅演《情探》、《离燕哀》、《情天侠》、《刀笔误》、《红梅阁》、《红书柬》、《万花台》、《青萍剑》等戏。

赵炳林：（艺名“八岁红”）曾任江油县川剧团副团长，又曾先后被聘到成都市青年川剧团、四川省川剧实验团、四川省川剧丑角训练班、四川省川剧学校和绵阳地区艺术学校等处教学。功底深厚，尤长软体功、翎子功，又擅演襟襟丑，《滚灯》、《劝夫》、《余塘关》、《背娃进宫》、《打灶神》、《拾黄金》、《闹窑》等戏为其拿手。川西北一带享有盛誉，口述腹本很多，《荷珠配》被编入《川剧喜剧集》。

曹桂清：（净，原名曹国清）曾任温江地区川剧团团长。专工讲口戏，《拷陶》、《射白鹿》等戏，省电视台曾录像播映。

庞桂英：（武旦，原名庞国斌）现在雅安地区川剧团，《水漫金山》之白氏，曾大噪蓉城。

黄桂宇：（小生）腿功称绝，《放裴》之左、右慢起腿，来回车动头上的角角巾。还擅演《卖画拍门》，归宿于广元县川剧团。

刘桂凡：（生）重庆市川剧院。《尚书问婚》、《巴九寨》等戏讲唱均佳。

陈桂君：（丑）成都市群众川剧团。其代表戏有《马武闹馆》、《闹窑》等。

曾子林：（生）雅安地区川剧团。以胡琴戏见长，《清风亭》、《二进宫》、《扫松》等戏已录相播放。

杨福川：（又名杨蜡花、文武生），能打叉，专唱高腔“楼院配”戏，擅演《三打祝庄》，累死在蓬溪文井戏台上。

何三凤：（“五匹齐”旦角）尤以武旦著称，能在弓马桌上打硬赶翻二十余个。早年去世。

刘桂俊：（生）绵阳地区川剧团。《新辕门》、《夺三关》等为其代表剧目。

毛桂根：（丑）绵竹县川剧团。功夫好，与“八岁红”齐名。

周桂和：（小生）绵竹县川剧团，擅演《放裴》、《红书柬》等戏。腰腿功夫好。

丁桂丽：（旦，原名丁荣辉）隆昌县川剧团。门下高徒为著名新秀陈秀义。

夏桂发：（正生）嗓音好，以唱口戏《樊馆》、《苏武牧羊》、《白门楼》、《夕阳楼》、《龙凤剑》等戏著称，民国二十五年被洪水淹死。

赵桂新：（艺名“自来怪”，先工小丑，后学“十四红”的陕班生角戏，当时曾压倒李天文。）

知名科生还有净角衡华中、王之雄、罗海如、罗登模；丑角文青山（“文燕儿毛”）、王华泽；正生胥秀；武生王品山、范居、周体操；旦角文开兰、文朝芳、文朝发；小生李秀庭等。

已知的科生还有：小生周桂才（原名周国才，什邡县川剧团团长）、王桂山（射洪人）、曾桂五（郫县川剧团）、周桂清（双流县川剧团）、刘桂文（江油县川剧团）、饶桂志（又名饶泽桂，云南滇剧团）、任桂鹏（武生）、马桂吉（武生，盐亭高灯人，死于南部）、陶天德、赵桂德（又名赵言德、赵雄武

之子)、罗伯成(绵阳市川剧团)、覃开华(射洪县川剧团)、李桂才(又名李治海、谭桂才,盐亭川剧团),正生有雷子华、钟桂林、罗桂书(以上三人为江油县川剧团),郭成登(剑阁县川剧团),蔺桂成、范桂福(梓潼县川剧团),黄桂禄(绵竹县川剧团),张桂福(安县川剧团),郑桂强(原名郑远峰,南部县川剧团)、谢桂驰(灌县川剧团)、范子和(德阳川剧团)。旦角有胥桂君、龚桂珍、鲍桂婵、邓巧云(坤旦)、周桂丽(又名周美丽,三台县川剧团)、赵桂春(老旦)、白桂义、勾桂松(射洪人),王桂凤、赵桂蕊(二人早夭)、汪桂枝(记问见长,卒于江油川剧团)、胡桂仙(《三祭江》、《江油关》等戏见长,绵竹川剧团)、韦桂俊(原名韦松廷)。净角有胥桂清、胡桂武(原名胡奎武,南充县川剧团),李桂虎(绵竹县川剧团)、朱克明、宋桂寿(安岳县川剧团)、廖桂家(江油县川剧团)、赵桂鳌、张桂禄。丑角有赵桂清(江津县川剧团)、“岁妖怪”(本名不详)、胡桂伟(杂角、江油川剧团),王海泉(艺名“滴人泪”,小生改小丑,三十年代死)、鼓师张桂全(绵阳市川剧团)、琴师朱之桂、朱之洪等。

5. 大体活动情况:

科社前期以仁和培训科生为主,间或在附近县唱酬神戏,尤以遂宁打得最响。迨至建班后的第三科艺成,即民国十四年走向西坝,先到金堂赵家渡,亮台戏为《栖梧山》,《九龙山》,以武功套打奏效,留住八个多月。民国十五年直拉成都新又新舞台,演出了两年多(其间还到重庆的“翠芳”剧场演出过)。民国十八年到郫县城隍庙园场演了一年多,到花园场演了一月余后,科生受一个叫金凤霞的艺人刁唆,在向三枣园搬迁的那天,全班散夥,只找回来部分科生,赵桂亭只得在

外请一些江湖艺人来，经短期整顿，回成都悦来茶园演了几年（几出几进），当时有《庸医鉴》、《亡国奴》、《刺伊藤》等时装戏。鼓师是曾继云。民国十九年赵桂亭用两百元大洋买娶黄云裳。随后戏班一直在西坝各县演出。在天回镇又跑了一次科生，只剩下陈桂贤、周桂和、丁桂丽、赵炳林、毛桂根、赵言洪……九人，就在赵镇唱堂戏。后由赵雄武从家乡带来一班科生，又使戏班兴旺起来。几年后到成都青羊宫赶花会唱戏，科生又跑了一批，赵立即新招一批，拉到绵竹李家碾进行教练，向董吉保借了两百元大洋作场，学了三个月，拉到重新修复的佛祥寺去唱春会戏，除还清旧债还赚了很大一笔钱。因福得祸，赵桂亭不幸被秀水曹世源为首的一夥土匪在柳林坝“拉肥”拉去了，被敲榨了很大一笔钱才把人放回。赵埋怨儿子赵雄武不积极找钱赎他回来，不让赵雄武管事当家。自此，赵桂亭深感漂泊江湖，资产极不稳定，才转念到中坝开一铜货铺，以留条后路。抗日战争开始后，戏班改向到川北活动，这时有朱五喜、李瑞五等陕班艺人搭班。戏班从剑阁到阆中，驻军团长潘金舟要吃班子，连夜拉到顺庆，新有屈书田、陈尊山、夏新培、金相臣、李元林、白燕君、筱玲珑等人搭班，在果山公园演出了几个月，开园子的邓集成企图先租后吃，赵又连夜搬迁到遂宁（上述人员未随班走），途经射洪、三台、绵阳，到江油武都唱城隍戏，会戏后到中坝，何明辉、曼丽夫妇来搭班，其女竞华始开口唱戏（1942年赵桂亭做六十大寿，在纪念碑处唱公堂）。尔后到绵阳，途经龙凤场翻船，鼓师谈青云的妻子被淹死，救起了竞华等人。曹桂清拿走了戏款，赵桂亭无法交待，将班子交李瑞五代管，自收厢账，到安县花菱又才收回来。后又顶给绵阳金山铺舵把子大爷毛炳武。继后